

春漫

阿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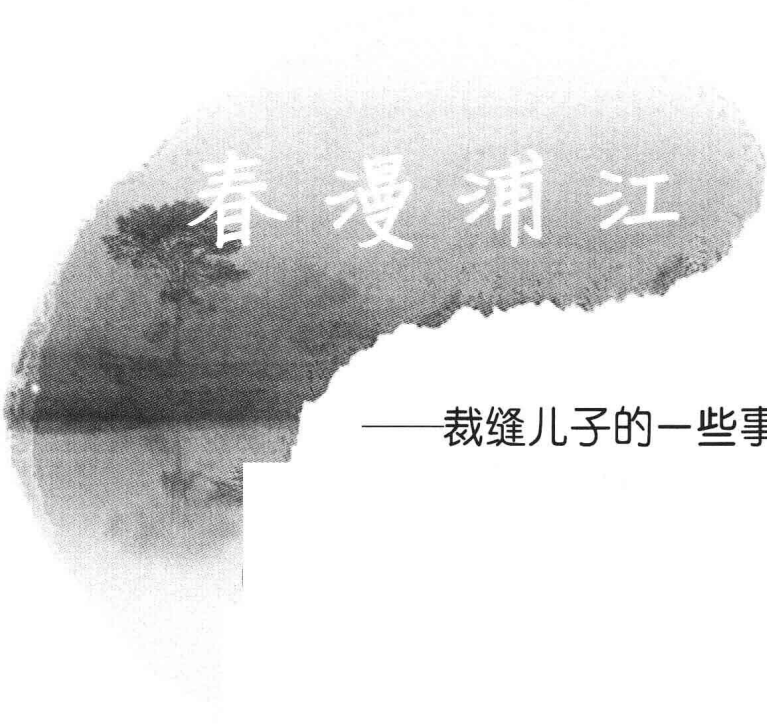
浦江

裁缝儿子的一些事



暨南大学出版社

GU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春漫浦江

——裁缝儿子的一些事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漫浦江：裁缝儿子的一些事 / 阿德著.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 - 7 - 81135 - 741 - 7

I. ①春… II. ①阿…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910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友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6千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3月第1次

定 价：19.80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耄耋之年，据说应多用脑以防痴呆。忆儿时之稚嫩、童心；上中学时之激情、革命……明知笔力之拙，但为“用脑”，勉强“文学创作”，就算重在参与吧！好成酒，坏则醋。是酒敬亲人，若醋则自饮。

《春漫浦江》从落笔至脱稿，逾三年。但是没有耽误享受退休的日子，因为我是山照爬、舞还跳、歌也唱、常搓麻将，每年出国旅游一两次，请至亲好友放心。

阿 德

2011年1月1日清晨6时于广州



1

上海市广西北路裁缝店祝家，地处三马路^①和四马路^②之间。从祝家往北去大马路^③、往西去跑马厅^④都只需五分钟的路程，而朝东走一刻钟就能到著名的外滩去看川流不息的黄浦江了。广西北路两侧多为两层楼房，底层均为铺面。开有丝棉店、酒店、烟纸店、牙科门诊、南货店，等等。但是大部分铺面是鞋店，与东边相邻的浙江北路一起被称为“小花园”，林林总总的鞋店尤其以卖女鞋著名。二楼一般为住家，当然，“鸿运酒家”是个例外。

年年酷暑，又遇酷暑。那是1953年8月的一天，夜幕虽已降临，但仍闷热难耐。白天的余热还统摄着城市，跟来临的夜作着像小菜场摊贩卖菜式的讨价还价，迟迟不愿退离。

平时每日傍晚，老人背着手踱步，小孩拆天拆地地喧嚷，男人们兴高采烈地传播着各种新闻趣事，亭子间嫂嫂们嚶嚶碎语，隔壁爷叔吃饱老酒扯着山南海北……但是，闷热把这一切都搞乱套了，人们满嘴说的都是这见鬼的天气，凡能触摸到的东西都是

① 汉口路。

② 福州路。

③ 南京路。

④ 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

烫乎乎的，连平时感觉到阴凉的玻璃与竹榻也难逃“此劫”。

夜已深沉，马路上到处是摇着蒲扇坐着或走着寻找凉快的人。人们好像处在一个大蒸笼里，四面八方都是热气，空气凝固了，没有一丝凉爽的晚风。实在困了，男人们使用帆布床或竹榻挡着家门口，睡在人行道上，门内就睡着自家的女人和孩子。

半夜，闷热的天气终于引发了雷阵雨。突然，黑压压的苍穹被一道闪电照亮了一下，似一块巨大的黑色帷幕陡然间被撕裂开，尾随而至的是一声响雷，接着便刮起了风，大点大点的雨滴瓢泼下来，整个街区都被惊醒了，顿时骚动起来，人们高兴地互相呼喊着：“落雨了！落雨了！”雨越下越大，很快驱散了一些暑气。乘凉的人们相互照应着，搬着帆布床或竹榻，手忙脚乱地躲进了仍热烘烘的家里。

这场“及时雨”给人们带来了难得的凉爽和宁静，整个街区也终于渐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但祝家的周梅英却在这个夜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天刚蒙蒙亮，马路上就隐隐约约传来了早班公共汽车的轰鸣声，夹杂着“倒马桶嘞”的吆喝声，仿佛这就是上海市的晨曦曲。自从1840年上海开埠后逐步发展，有了工部局，建成棋盘街，便形成了这一贯的、无法改变的程式，年年、月月、天天如此。

雨后的清晨，凉爽宜人，让人们找出各种理由恋床，总想在床上多赖一会儿。但是梅英看到天色微亮就不想再躺了，起床后精神有些恍惚，一双美丽的杏仁眼里布满了血丝，黑黑的眼圈使那平时端庄秀丽的脸庞在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今天，一平将要

独自出门远行，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却要离她而去，不舍和依恋充盈着她的心。

2

裁缝店坐西面东，挨着福祥里。店堂门口左右各有一个大橱窗，陈列着兼卖的枕套、枕芯等。店堂中部有一个柜台，柜台里侧有一排长立柜，放置枕套及完工的衣服；柜台外侧靠墙前后放置两台缝纫机；柜台和缝纫机之间的过道，白天是顾客选货、量身的场所，夜晚则成了两个女儿打地铺睡觉的地方，而一平从小就睡在柜台上。刚开始睡柜台时，一平总是战战兢兢，怕晚上一不小心翻身掉下柜台，压到挨着柜台打地铺睡觉的妹妹，因而长年下来，一平修炼成了一种睡觉从不翻身的习惯，十几年来还没有掉下过一次。当然，父母是睡在屋子的后部，而且还有一张像样的大棕绷床，夜晚搭架铺床，白天掀起靠着后墙。裁缝店好像火柴盒，内部非常拥挤，但又充分利用了空间且井然有序。一家人挤在一间店堂里，日店夜宿，这是上海典型的夫妻店。

其实那天晚上，一平也睡得不安稳，考上大学且即将去报到的兴奋与要离开亲爱的母亲的惆怅在脑子里不断地反复。可能反复考虑多了造成疲倦，也可能是半夜雨后凉爽，一平就迷迷糊糊地睡到了清晨。

一平醒来，一骨碌下了柜台，到后面灶偏间去洗脸。待一平洗漱完，父亲伏诚也起床了。一平开了灯，把父母睡的那张大棕

床板掀起来靠在后墙上，腾出地方架八仙桌准备吃早饭。梅英早已吩咐大女儿玉琴去买早点，伏诚用脚碰了碰小女儿紫琴，催她赶紧起来把地铺卷起，腾出店堂空间人好活动。紫琴好像没有睡醒似的喊着：“姆妈，姆妈，我要姆妈。”梅英走到她跟前，扶着她起身，一边理着她的头发一边说：“紫琴乖，今天哥哥要离家去外地读大学，赶紧起来，我们要送哥哥。”紫琴好像听懂了些什么，穿了衣服袜鞋，一起帮着卷好了铺盖。

一平把要带走的物品又清理了一遍，一一放在柜台上。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值得带的物品，梅英左思右想，只好把时髦的红色细毛线背心和儿子常用的小薄被子清理出来，坚持要一平带上，让他在外头留个念想，因而背包显得有些鼓鼓囊囊的。

一会儿，玉琴把买来的早点放在八仙桌上。刚从外面回来的她头上已经渗出了微微的汗珠，高兴地跟紫琴说：“阿妹，今天有好吃的啦。”紫琴立即凑过去，围着八仙桌打转，两只手不停地沿着八仙桌边缘滑移。一平斜眼一瞥，看到有大饼、油条、咸豆腐浆，还有粢饭糕和生煎馒头等，这顿早餐令他颇感意外，不禁暗暗叹道：“好丰盛！”平时，家里早餐一般只在外边买几根油条当小菜，扒拉一两碗泡饭就成。一平意识到这是姆妈对他的特别心意，要隆重地为儿子饯行。

梅英清了一下嗓子说：“阿平呀，趁热侬先吃。吃生煎馒头要醋的话就自己到碗橱里拿。”声音似乎有些嘶哑。

一平看着双眼布满血丝的梅英，突然意识到，在姆妈舍不得自己离家的时候，不应该表现得很兴奋，这样会造成一种巴不得

赶快离开家中亲人的错觉。说实在的，真的要离开自己的家，一平又有些留恋，想着想着，鼻子有点发酸。他轻轻地应了一声，一边去后面拿碗筷一边打着招呼：“阿爸、阿姆你们也来吃。”梅英觉察到一平说话声音有点哽咽，她回过头来笑了笑，点头应了声：“嗯。”母亲的心是孩子感情的尺子，丈量得出孩子的心情，她看得出孩子也是恋家的。

只有6岁的紫琴一下子坐到八仙桌旁，在一平旁边摇着她哥哥的手，可爱的小嘴巴一张一合地说：“我饿了，哥哥我要吃。”

一平顺势亲昵地搂抱着紫琴的头说：“就我们家的‘小猫咪’动作快。”紫琴纯真的样子把大家逗乐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家里这才有了笑声。

“是啥军事学校？在哪里？”伏诚抱着再试试的心态，又问起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

一平犹豫地望了望父亲，心想：平时大事小事都要听依的，稍一不慎对姆妈和我不是骂就是打。依在我参加抗美援朝参干时许过诺言的：“只要高中毕业，参军没有问题。”今年高中毕业，学校推荐四名同学去考军事学院，结果三人被录取，我就是三人中的一个，这下依就没啥可说了吧。回想起“参干”时，依拉着姆妈几次三番去学校说什么独子不能参军，搞得学校领导很尴尬，只好将我除名。当时自己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很伤自尊。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为免再节外生枝，只好硬起心肠，不说为好，也不要家里人送到火车站。

一平想定当后，嘴里嚼着油条边吃边说：“阿爸阿姆请放

心，学校是国家正规的军事院校，为了保密，没开学是不能随便说出去的，我要遵守原则。一到学校我就马上写信给你们。”伏诚和梅英为人老实本分，听到“原则”，也就不再追问了。

3

伏诚长年弯着腰坐在缝纫机前赶制衣服，终于积劳成疾，站立时经常背痛，要不断捶打有点驼的背才能缓解一点，这使本来就个子不高的他更显矮小了。岁月使他头上有了稀疏的白发，脸盘也爬上了皱纹，记录着他为这个家操劳的史实。相比之下，一平身体挺拔壮实，长得比伏诚高过一个头有多。一身江浙人氏特有的白皙肤色；头发梳成三七分的“菲律宾式”，有点卷；浓眉大眼，双眼皮下的眼睛特别有神；稍长的脸盘上镶嵌着挺直的鼻梁，以及薄薄的、微红的嘴唇。亲戚和邻居们都说他长得更像他的母亲，就是眉毛粗了一点。那副架在高鼻梁上的眼镜，使他全身散发出英俊的气质。一平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长相相当俊美，使得不少人愿意接近他，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好感，与人交往也增多了一些机遇；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高中毕业后的一平很能说出一些道道，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被伏诚一吼就手足无措、哑口无言的男小囡了。伏诚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脾气也就慢慢见消，说话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伏诚暗忖，一平是在全国高考中由学校专门保送去考的军事学校，据说与留苏学生的档次相当，应该会是很好的学校吧，这

件好事在街坊邻里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这条街历来都是做买卖的，居住的都是些生意人，他们最缺乏的是文化的熏陶，最渴望的便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平可以说是人们记忆中这个地段的第一个大学生，顿时，裁缝店祝家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祝贺、羡慕之词不断，连平时隔壁高傲的石牙医见面时也会主动笑着搭腔：“侬儿子考上大学，还被提前录取，了不起呀！祝老板真正是有福气！”这让伏诚感到十二分的自豪和满足。伏诚看出孩子还在担心家人会阻止他参军，心里想：要知道做生意、做人，都要讲“诚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食言是我做人的原则，现在虽然闹点别扭，也只好忍一忍。

由于多次询问一平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伏诚也就四处打听，并把打听来的情况告诉梅英。那天夫妻俩谈心，伏诚说：

“我了解到，南京一带有军事学校，要是在那里的话离家也不算太远。”

“无论阿平去哪里，即使是到南京我也舍不得他离开家，这是在挖我的心头肉呀。”梅英情绪激动地说。

“侬要想开一点，虽然我也舍不得他出远门，但当年我14岁就去镇江当学徒，儿子今年已经19岁了，是应该出去闯闯码头了。”伏诚说。

梅英似乎被说服了，觉得这话在理。夫妻俩相互疏通着、安慰着。

其实梅英心里是舍不得儿子出去当兵的，尽管几年来看到解放军不同于国民党兵，对老百姓和蔼可亲、买卖公平；但旧社

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阴影还在，心里还一直埋怨老伴在一平“参干”时夸下海口，什么“只要高中毕业，想参军闲话一句……”，这下就成现实了。可又想到孩子长大了，总要学一门本事，不可能一辈子在家呀。想到一平这是去学文化、上大学，比做裁缝体面多了，心里又有些宽慰。眼下儿子真的要走了，梅英心想：我可不能悲悲戚戚，要让他高高兴兴地走才是！吃过早饭收拾停当，一平就准备起程了。

梅英脸上堆砌着笑，含着泪水抬头仰望着儿子，用手摸着一平的脸庞再三嘱咐：“在外头冷热自己要当心，一到学校马上写信来。”

玉琴这几年哥哥长哥哥短的不离嘴，在学校就爱宣扬她哥长得高大，那些调皮的男同学都不敢欺负她，哥是她的保护神；在家常问他功课，哥是她的小老师。现在就要离家，她十分不舍地拉着哥哥的手问：“阿哥啥辰光回来呀？”一平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开着玩笑说：“等侬考出两个100分，我就回来啦。”紫琴已感觉到哥哥要离开她，只是站在边上拉着一平的衣服直喊：“哥哥不要走，哥哥不要走。”她这么一喊，大家又一次被她逗乐了。伏诚看着这情景，也就没有再说话。

时间快到了，该走了，背起背包，拿着旅行袋，一平依依不舍地说道：“阿爸阿姆，我走了，你们要保重身体。”伸手摸了一下玉琴的头和紫琴的脸，到了门口回过头，又深情地望了望黑蒙蒙的屋里。一平口中轻声念叨：“我亲爱的家，再见了！”便跨出门口。马路两侧的店铺尚未开门营业，路上车少、人少。昨

夜下过一场雷雨，路上已无雨水的痕迹，尽管暑气仍没有消退，但清晨的天气凉爽，天高云淡，似乎也在预祝一平远行顺利。大家站在店铺门口，注视着一平朝福州路走去。快到福州路口时，一平忍不住又回头一望，一家人仍站在门口目送自己，急忙挥挥手，只见大妹也在挥手，四个人的视线聚焦于自己一身，心中一股热流油然而起。望着不远处那门前铺满阳光的祝家店铺，周围都是从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切，这一刻要离开了，就觉得它们都特别地美。不宽的人行道是上小学时搬个小课桌做作业的宝地；福祥里、武陵坊是几个小朋友玩耍的集合地；连那平常下大雨时老是积水、儿时蹒跚水玩的马路边此刻也觉得特别亲切可爱。二楼一户人家挂着一个鸽子笼，主人打开笼门后，展翅欲飞的鸽子在笼口东张西望，发出“咕、咕”声之后就飞出了笼门，朝着蓝色的天空振翅飞向了远方。一平在口中再次轻声念叨：“我亲爱的家，再见了！”他倒走着来到福州路口，大动作地挥着手向家人遥望告别后，转身朝西藏路方向走去，那里才有载一平驶向火车北站的无轨电车车站。

一平心里闪过一丝伤感，但很快就被去学院报到的喜悦所替代。一个裁缝的儿子在旧上海，估计好的去当个学徒，坏的就成为小混混了。现在要去上大学，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机会。想着想着，一平感觉脚步越来越轻快，好像是只绚丽多彩腾空而起的风筝，正凭着风力飘飞了起来。

在西藏路电车站，没等一会儿，一平就坐上了去火车北站的无轨电车。车上乘客不多，一平放下行李，双手各拉着一个吊

环，让躯体和思绪随车晃悠。自己长这么大还没有坐过火车，这次要去那么远，出了上海外地是个什么样子，坐火车又是什么滋味，是不是和这电车一样晃呀晃的，一平心想着，总觉得今天的电车走得特别慢。

4

火车站内外人头攒动，一平找到指定的进站口，出示录取通知书，由专人检查后就进站了。进入站台到了集合地点，见到同行的年轻学子，激动得像中了头彩似的，久久不能平静。

一平在人群中寻找着黄秉义和韩立坤，他们俩早就到了，也一直在找他，三人相见后又拉手、又拥抱，立坤还跳着、喊着，引来了周围人们的注视。然后他们三人把背包放成三角形，席地坐在背包上，彼此交流着离家时的情景。

立坤神情凝重地说：“我姆妈舍不得我出远门，临别时很难过，哭得很伤心，搞得我也心情沉沉的。他们想送我到火车站，我坚持不让……”

秉义接着相告：“我爸爸妈妈挺开明的，说‘男儿志在四方’，还给了我不少钱，说以防万一，要我路上小心别掉了火车。我也不要他们来火车站送别，免得哭哭啼啼，让大家心情沉重。”

一平只好如实相告自己使了一个小花招，没有告知家人学院所在地，秉义和立坤听后会心地笑了，立坤还拍着一平的肩膀向他

竖起了大拇指。一平说：“我妈妈是挂着笑脸、含着泪水送我出家门口的，搞得我心里也怪难受。我想她现在肯定在家抹眼泪呐。”

快要上车的时候，一个穿着军服的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他是带领他们这伙人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的队长。然后下命令集合队伍，并讲述了这次行程的行军纪律和注意事项，还给每人分发了路途上的伙食费。一平他们看到还没有到学校就开始发伙食费了，又是一阵兴奋，一张张脸笑开了花似的，每个人的心中似乎都在为自己感到庆幸和自豪。随后列队进入车厢，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座位。一平坐在靠窗的位置，秉义挨着一平，他们三人坐在同一排，静静地等候着火车起步。终于，汽笛“呜呜”拉响，列车晃动了一下。一平突然一惊，立即抓紧了身旁的秉义。秉义被这突然的一抓吓了一跳，随后就笑一平胆小。一平傻笑着解释说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原来坐火车还真的跟坐电车一样也会晃动。

望着月台上那些送行的人们，一平他们知道，那人群中没有他们的家人。送行的人群专注地看着车厢里他们的孩子，很多母亲从唇边挤出一丝强笑，一边挥手向车厢这边告别，一边拿着手绢不时擦拭着眼角。在火车启动时，车厢内不少人慌忙地扑向了窗口，看着他们亲人们的脸庞并挥手，情不自禁地眼红鼻酸。火车在欢快的乐曲中缓缓驶离月台，把送行的人群远远地抛在后面。车轮的震动声，喇叭中传来的乐曲声淹没了整个车厢。立坤的眼角也挂着泪珠，呆坐着，看着窗外掠过的上海街景，一语不发。

队长看到那么多人怀着离别的伤感，便用手提扩音器进行集体安慰，接着他领唱了一句：“向前，向前，向前……”年轻的学子们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越来越雄壮、嘹亮。窗外不断变换着各种景色，田野、河流、树林……慢慢地，大伙的注意力被转移了，淡却了刚才离别的悲伤情绪，车厢里有了谈笑声，气氛活跃了起来。

火车在加速，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好像军乐队演奏时的鼓点。学子们兴高采烈地询问着彼此的情况，车厢里活跃嘈杂得像乡村里的庙会，叽叽喳喳，热闹非凡，一平他们三人和周围的那些新面孔也打成了一片。太阳落山了，当火车驶入越来越浓密的黑夜里，一直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中的学子们疲倦了，睡意袭来，个个靠着、歪着，千姿百态地睡着了。

但一平的神思却长久地滞留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曾想学文学当作家、数学考过一次100分就想当数学家、看到亲人病中呻吟就想当医生……怪不得有人形容青年学子心高气盛时说：“高中毕业，天下无敌。”如今要去上军事学院，学校如何？学些什么？期盼和火车一起飞向了那遥远的地方。

列车驰离上海后，一路向北，天空越来越高远，天气越来越凉爽。年轻学子们的那点离愁别绪，在充满革命热情的交谈和对未来的憧憬中逐渐淡化，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么一群从上海各中学集中，专程奔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大学的学生意气风发、热情洋溢，在漫长的旅途中，大家在车厢里轮番表演节目，打发旅途的寂寞。秉义和立坤跟周围的同行学子大

吹一平把全校甚至是全区大大小小的唱歌指挥活动全部包揽的事。

在大庭广众下受到别人的夸奖和表扬，一平脸都红了。结果大家就更加起哄，积极地鼓励他指挥唱歌。盛情难却，一平只好站在车厢中部指挥两部轮唱，“雄赳赳，气昂昂……”一平领唱了一句，双手平举在胸前，说了声“预备——唱”，车厢内顿时响起嘹亮的歌声，气氛活跃起来，个个情绪高涨。轮唱后有人提议一平独唱，众人又起哄、又鼓掌，一平只好清了清嗓子高歌一曲《黄河颂》。一平唱得比较投入，效果不错，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赞许。事后一平悄悄在想：还没有到学校就已经出了次“风头”了，这是一个十分好的兆头吧。火车越来越接近目的地，等待着学子们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呢？

三天三夜之后的一个拂晓，火车终于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中国冰城哈尔滨的滨江火车站。漫长的旅途并没有影响到学子们的好心情，他们还一直处于兴奋之中。一平下车后的第一印象，便是哈尔滨的天比上海的更高、更洁净，空气也更清新。凉丝丝的微风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虽说正值八月暑天，但当地的清晨没有炎热，像是南方的秋天，凉爽宜人，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穿着夹衣。走出车站，发现街上房子造型竟与上海相当不同，心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东方莫斯科”——哈尔滨了。哈尔滨因太靠近俄罗斯，故受其建筑风格的影响，到处矗立着尖尖顶、高高柱的欧式建筑。

“老毛子！老毛子！”突然有同学兴奋地叫着，行人中确实